

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

黑夜与花瓣

章红 著

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

黑夜与花瓣

章红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夜与花瓣 / 章红著. —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9

(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

ISBN 978-7-5346-4368-2

I. 黑… II. 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3025 号

书 名 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
——黑夜与花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溧水县永阳镇小西门街 27 号 211200)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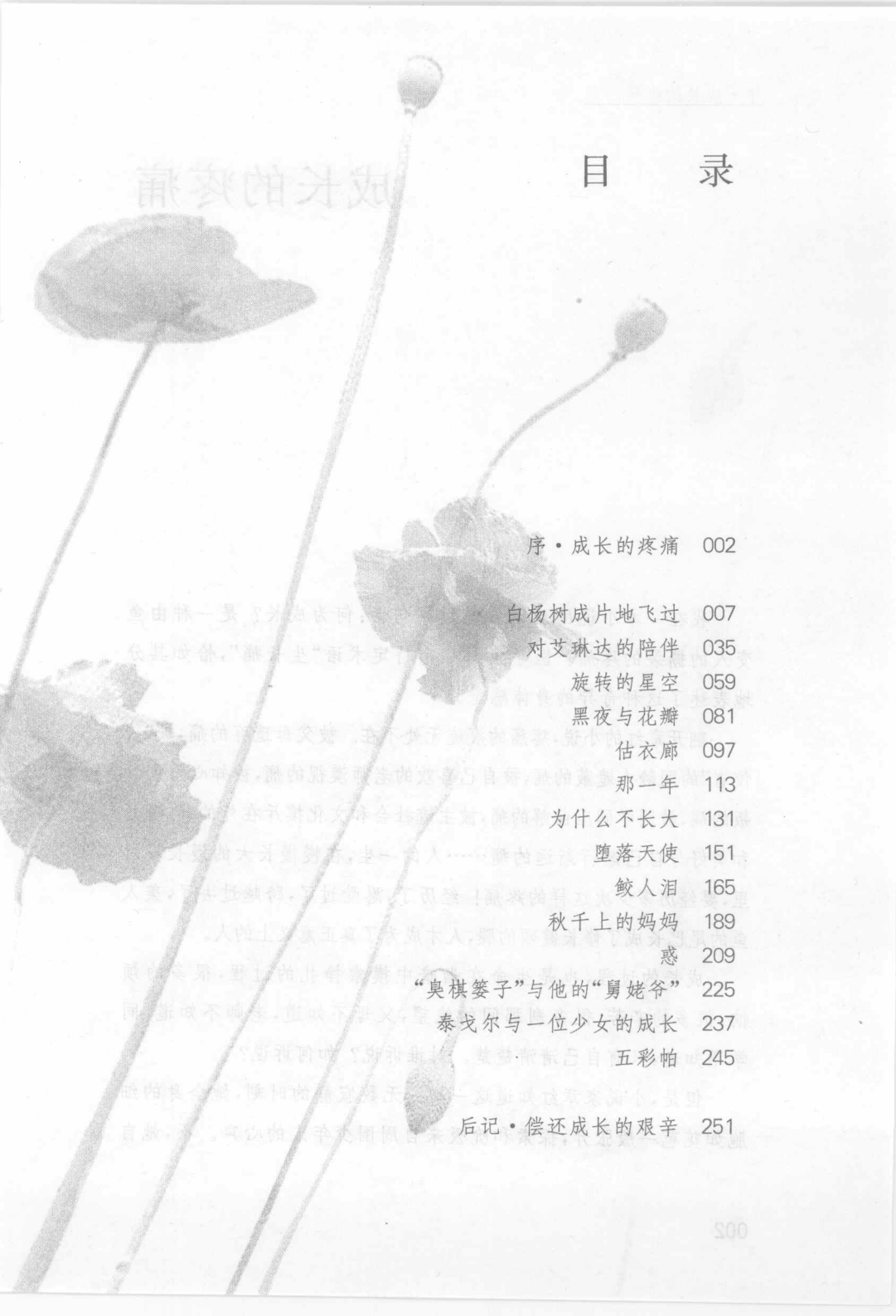
印 张 8.75 插页 2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4368-2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序·成长的疼痛 002

白杨树成片地飞过 007

对艾琳达的陪伴 035

旋转的星空 059

黑夜与花瓣 081

估衣廊 097

那一年 113

为什么不长大 131

堕落天使 151

鲛人泪 165

秋千上的妈妈 189

惑 209

“臭棋篓子”与他的“舅姥爷” 225

泰戈尔与一位少女的成长 237

五彩帕 245

后记·偿还成长的艰辛 251

成长的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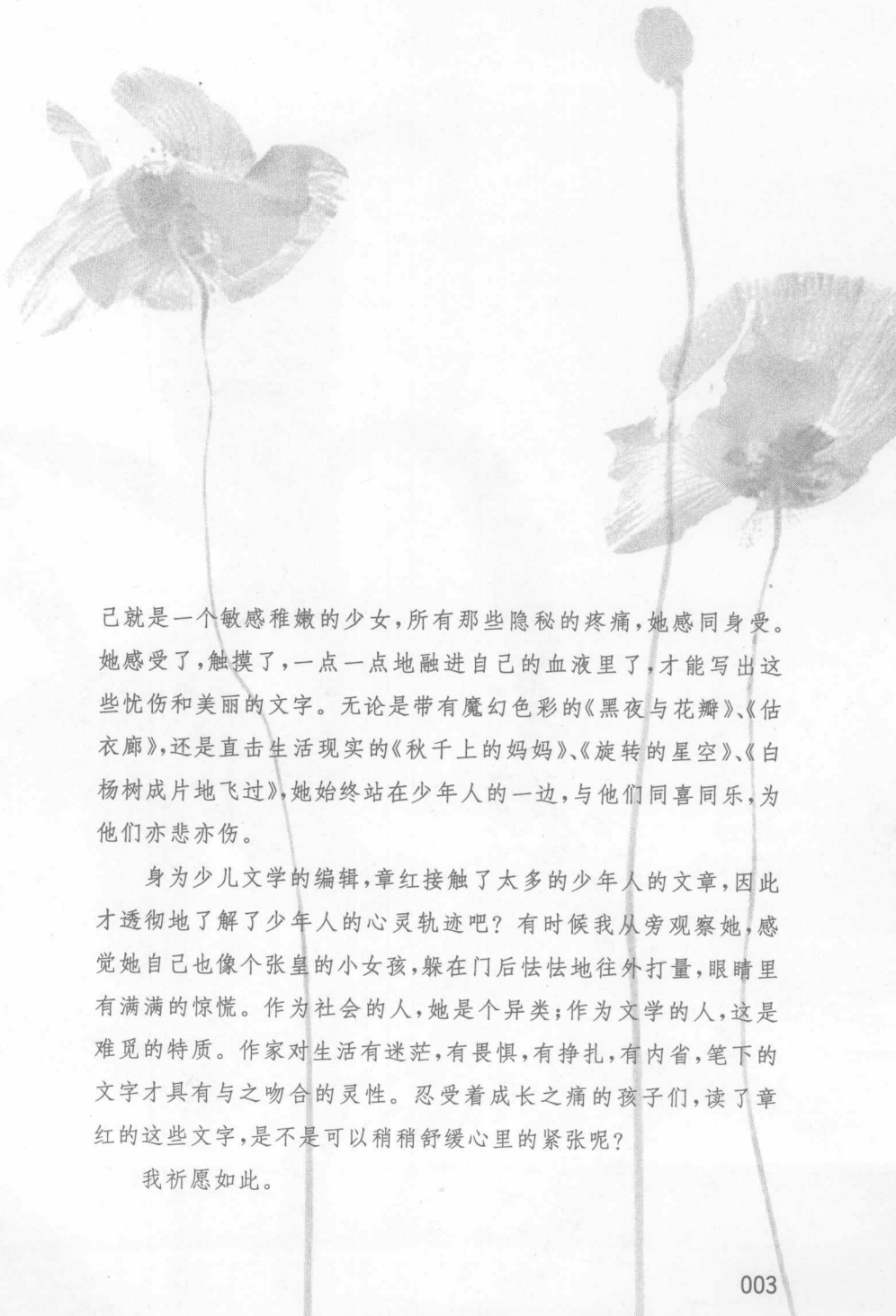
黄蓓佳

我在一本小说的后记中说过一句话：何为成长？是一种由鱼变人的撕裂的疼痛。医学上有一个特定术语“生长痛”，恰如其分地表述了这种奇异的身体感觉。

翻开章红的小说，疼痛的痕迹无处不在。被父母遗弃的痛，被“佼佼者”的同龄人遮蔽的痛，被自己喜欢的老师漠视的痛，被知心好友背叛的痛，被同学同座曲解的痛，被主流社会和文化排斥在外的痛，理想和美好与自己渐行渐远的痛……人的一生，在慢慢长大的漫长岁月里，要经历多少次这样的疼痛！经历了，忍受过了，跨越过去了，美人鱼的尾巴长成了修长健硕的腿，人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成长的过程，也是生命在幽暗中摸索挣扎的过程，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辛苦，很多刹那间的绝望，父母不知道，老师不知道，同学不知道，只有自己清清楚楚。对谁诉说？如何诉说？

但是，小说家章红知道这一切。无数寂静的时刻，她全身的细胞如花苞一般张开，探索和吮吸来自周围少年人的心声。不，她自



己就是一个敏感稚嫩的少女，所有那些隐秘的疼痛，她感同身受。她感受了，触摸了，一点一点地融进自己的血液里了，才能写出这些忧伤和美丽的文字。无论是带有魔幻色彩的《黑夜与花瓣》、《估衣廊》，还是直击生活现实的《秋千上的妈妈》、《旋转的星空》、《白杨树成片地飞过》，她始终站在少年人的一边，与他们同喜同乐，为他们亦悲亦伤。

身为少儿文学的编辑，章红接触了太多的少年人的文章，因此才透彻地了解了少年人的心灵轨迹吧？有时候我从旁观察她，感觉她自己也像个张皇的小女孩，躲在门后怯怯地往外打量，眼睛里有满满的惊慌。作为社会的人，她是个异类；作为文学的人，这是难觅的特质。作家对生活有迷茫，有畏惧，有挣扎，有内省，笔下的文字才具有与之吻合的灵性。忍受着成长之痛的孩子们，读了章红的这些文字，是不是可以稍稍舒缓心里的紧张呢？

我祈愿如此。

白杨树成片地飞过

那样的日子，在自责、嫉妒、疲惫与恐惧中煎熬的日子，是会叫太阳失色、星星无光的。所以你一定可以理解，那1095个日夜，我坐在灰色大楼的窗口，日日、时时、刻刻，想得最多的是：

我的日子还没有来临。

现在，我们大家又都坐在这个教室里，为刚拿到红皮毕业证书而骚动不已。我们大家，在这儿，按这种格局，已经呆了三年。1095个日夜倏忽而过，今天是最后的时光，教室里一片鸦噪。“微笑的庞老师”立在讲台上，不动声色地笑。这一切都跟过去一样。庞老师轻拍两下巴掌，在这一片鸦噪声中，不动声色地笑着说：同学们静一静……

这儿，我已经是说一个故事的结尾：你知道，我们——毕业了。

现在，我最后一次地坐在我靠窗的座位前，自然，我已经在这个位置坐了三年。三年的日日、时时、刻刻，我坐在这儿常常在想的是：

我的日子还没有来临。

我朝窗外望去。你当然知道我不会指望从这个窗口能看到

什么蓝天白云、芳草艳阳之类的东西。我看到的是，几乎触手可及的另一幢灰色大楼的一排排窗户一明一暗地反射着阳光。那是初中部的大楼，在那儿的窗户里面我也曾经坐了三年。那三年中我想得最多的是，我要跳到对面的大楼里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高中部的大楼。我如愿以偿了。也就是说，从十二岁到十八岁的时光，我唯一所干的事就是从一幢灰白色大楼移动到另一幢。我们这个中学是地区最好的重点中学，所以你认为我还可能跳到其他什么鬼地方去吗？

庞老师在说些什么我差不多一个字也没听见。我要想想，是从什么时候起，他那口流利圆润的京腔对我完全失去了吸引力？我的注意力再也不会常常因为他的微笑、他的几分幽默并极富煽动力的话而被高度吸引。大概是后来，我终于发现，无论如何这只不过是一具外壳而已，他的真人在壳里面。

我的眼斜斜地看过去，我看见我的同桌安正挺着脖子，嘴唇微张，目光正视前方讲台，本来就圆溜溜的眼瞪得更圆乎了。这是她听讲的一贯姿态，可以用一个形容词精辟地描绘：如饥似渴。那种恨不得把每个音节都咬碎嚼烂吞进肚里消化在肠胃中的如饥似渴。不管怎么说安总是很美丽的，尽管此刻她的神态正是典型不过的蠢样，可照样使她显得很美丽。大概她会永远这么美丽下去，我不无嫉妒地想；那么，让我衷心地祝愿她永远

这么美丽下去吧。毕竟，分手就在眼前了。

我的左前方有一个座位空着，我不能否认这空着的座位给了我一种满足感。恹没来参加毕业典礼，我的估计没出错。恹是天才，谁都知道。天才的恹只考上本省的师范院校，为此学校沸沸扬扬简直像……像泥石流。我长到十八岁还没遭遇过泥石流，不过我从科普文章上读到，泥石流一旦爆发则是势不可挡。

不知过了几会儿以后，教室里骤然间骚动起来，凳子劈里啪啦乱响，大家纷纷离座。我完全不知怎么回事地问安：就这么散了？安说，是呀，庞老师说了植树去嘛，卡车在外面等着呢。

我最后一个起身。环视教室，正面墙上是我的熟悉不过亲切不过的黑板，那黑板已不再漆黑，过多的粉笔屑使它蒙上了一层灰白；四周墙上张贴着哥白尼、爱迪生、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的画像，每张像下方有一段格言警句或者说名人语录，诸如“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一类。最后我回过头，我知道我将看到的是班级黑板报，那上面自然会有一半以上是我的文章，这期上我记得有一篇题目好像是：遇到讽刺打击怎么办？

我回过头去，立刻怔住了。宏站在我身后，直视着我，目光在镜片后面闪闪烁烁。只有我们两人，偌大的教室显得无比空旷，所有的喧哗早如落潮般杳无踪迹。一缕阳光从窗外射进来，

宏正好站在阳光中，我看见他脸上毛茸茸的汗毛和唇边刚长出的年轻的胡楂。该说什么？该用什么表情最合适最得体？我迅速而艰难地思索着。最后我仿佛天真无邪地一笑，说：

你不去种树吗？

宏说，等你。一块去。

我和宏朝卡车跑去。我知道整车的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和他，可我已经没法在乎了。安在车上用手拉我，用她娇俏的声音埋怨我，哎呀你怎么才来！卡车都要开了！

我在车厢上找到一个落脚位置，站定。我立即看到堆在车厢一角的树苗。俯下身仔仔细细看看绿得那么幼稚的叶芽，我毫无疑问地断定，是杨树！没错，就是那种挺拔的有着圆圆的叶片的白杨树。一时间，我又惊又喜。安在一旁拽我，你站站好，车要开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感谢过庞老师。这就是说，卡车将在一条光秃秃的尘沙飞扬的公路边停下，我们将在路边栽种树苗；若干年后，会有两排挺挺的小白杨在公路两侧立着；若干年后，大大小小无数车辆风驰电掣地驶过，所有的人都将看到：

白杨树成片地飞过。

我的心里被一种莫以名状的东西搅来搅去搅得厉害。搅得我心痛。不是那种得了绞肠痧的痛，而是甜酸苦辣诸多滋味骤

至，我小小的心几乎负荷不了。成长的岁月里所经历过的一切如被所罗门王的咒语所呼唤，像飓风一般呼啸而至，我在风中跌跌撞撞，站立不稳，目光迷离，泪水婆娑……

谁唱起那支童年的歌：

挖个坑呀

下颗种呀

舀瓢泉水催催芽

……

这是一支种南瓜的歌。可是没关系，种杨树也一样。

我在卡车上迎风而立。

白杨树成片地飞过。

二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普通不过的情景，是在念高二时去省里参加全国数学联赛回来的途中，你知道正是这种情景太普通了，所以一般人根本就是视而不见。那回坐在车里我的心情坏透了，后来我仿佛突然间看到了那幕情景：白杨树成片地飞过。

从此这句话就像偈语一样嵌进了我的脑子里。

你可能很难想象那次竞赛回来我坐在车里的心情。当时当刻，我最大的愿望是这车能翻掉，然后所有的人都罹难。连我自己也并不情愿自己再活着。按我们那地方的地形，要翻车简直是易如反掌。我设想三种情形。一种是客车咕噜咕噜翻着跟头滚下山坡，就像电影里常见的那样，轰然巨响之后火光冲天而起，车子烧起来了，我们将变成一具具毫无二致的焦臭的尸体；或者，干脆没有尸体——已经提前火化了，余烬之中只能找着一截脚踝骨，几颗白牙齿，或者一把幸免于难的头发，等等，只有上帝知道它们是属于谁的。天！这太可怕，连我自己都被自己设想的场面不得不寒而栗。这是我最不愿意出现的一种情况。第二种是车像脱缰野马一头撞在迎面而来的石壁上，我不知道我们会遭遇到怎样的苦难，我想象不出，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可能我会死掉或者瘫痪。庞老师最好只受一点轻伤，那种疗养一段时期便可以出院的伤，他的老婆文老师会接他出院，他又将站在讲台上，会有一批新的学生继续崇拜他。那么憐呢？憐也只应该死掉或者瘫痪，真的我毫不避讳地说，在很多时候，我简直恨她。因为她比我行，在数理化上，憐是真的有天赋，虽然在整个中学时代我拒不承认这一点。噢，天呐，宏怎么办？他可是既不应该死掉也不应该瘫痪。在所有人中，我唯一愿意菩萨保

佑、大吉大利、大福大寿的人就是宏。宏该好好活着什么事儿也不该出。宏活着我要请求他每年在我的祭日给我的坟前放一束花。我喜欢石竹花，那种叶子很绿很绿，花很白很白的。我要让他常常想起，一个美丽、聪明、心高气傲的女孩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对他说就死去。这真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其实当时我并没有什么要对他说，我只不过觉得这么想很浪漫、很美丽、很有“情调”，仅此而已。第三种情况是车掉进公路下边的河里。我们那地方的公路，多的是盘山道，一边是高大的山崖，另一边便是泱泱大河，车掉进河里的情形并非没有发生过。如果我们的车……我充分施展着我的想象力……车厢里灌进水，车门打不开，人们被淹没，濒临窒息……宏破窗救我出去，当然他也会救庞老师、憬和其他人，可我认定他会第一个救我。当然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有机会问问他是不是这样。

幸亏我不是司机，所有的人都要感谢这一点。车行驶得很平稳。车厢里有人闭目养神，有人高谈阔论，有人只看着窗外，譬如我。

我告诉过你我心情很坏，坏极了坏透了以致设想出那种种恶毒的场面。我当时甚至想，不翻车的话我简直要活不了了。当然我照样活到了现在，可当时真是那么想。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考得很糟，这次竞赛我发挥得极不正常，总之情形糟

透了。

其实我并不指望拿奖。我向来认为这种竞赛只有两种人能拿奖：天才或者白痴。很不幸我恰恰既不是天才又不是白痴。我不指望拿奖，然而我还是被我的失败击倒了：简直就没有顺利地地完成过一道题！平时习惯的思路在那种题型面前根本就束手无策。我确定无疑地相信，我们学校参加竞赛的三人中我将是最糟的一个。考完试大家回到旅舍，庞老师逐题让我们回忆解题经过，慷和宏都谈得很热烈很急切，只有我一言不发。后来我干脆告诉庞老师我累了，我不想再谈论什么考试、竞赛、数学，我要回我的房间睡觉。

我感到十分十分丢脸。而我又从来不是那种目光短浅、就事论事的人，我“高瞻远瞩”地看到：及至竞赛成绩寄到学校，我的脸将往哪儿搁？我的骄傲又何处可藏？无疑我考得很糟，所有的人都会认定我不行，认定我不如慷……如果慷侥幸获奖，哪怕是三等奖，学校又会多么为之轰动，她的光彩将愈加衬托出我的黯淡……

当时我真是体会到了“痛不欲生”的感觉。

我有晕车的毛病，所以上车的时候他们三人将一个靠窗的座位让给我了。从上车起我一直将脸朝向窗外，一次也没有回过头来。我独自沉浸在胡思乱想的天地里，我真实地感到我的